



104岁那年，马识途写了这本书

慕津锋

2024年5月，我前往成都协助万梅老师整理马识途先生资料时，看到一本马老写在2019年荣宝斋日历上的《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手稿，这让我喜出望外。《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是马老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学术著作，亦是他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，写作这本书时马老已经104岁。放眼整个世界文学及中国文学史中，能在此高龄完成这样一部全新著作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“人间奇迹”。马老又创造了一个纪录。

(一)百岁执笔 说文解字

我小心翼翼地翻开这本手稿。从2019年1月9日开始，马老正式动笔创作他的“说文解字”。在“一月九日”页的右侧，他用红笔划了三格：分别写着甲骨文、汉字、形训浅见。正文开篇第一页，马老从右往左写下了“人、人、大、太、立、天”六个字，对于这六个字，马老先写出每个字的甲骨文样态，再写出现在汉字形态，之后又写出他对每个字的解释。譬如：人，侧立人形；人，侧卧人形；大，正面立人；太，正面立人，即泰字；立，正面人立地形；天，人头上加重，形容贵重，后改书一横成天字。

在其后的大部分页码中，马老一般每页写有6到8个字，但也有写1个字、2个字、3个字的情况。对于每一个字，他都认真地写出解释，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出此字的含义。我认真地数了数，正文总共200页，每页为50字左右，粗略地算下来，这一本手稿字数在1万字上下。

在“五月廿五”页背面和廿六这一页，马老写下了一段文字：“视力大退，眼已近盲，只得从此停止甲骨文解字了。前已述至10页，尚有9页上甲骨文只付缺如矣。有心学者可照《甲骨文字典》（四川大学编）继续解字。此生休矣乎？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于成都，八月十五日赋闲无聊，又检视甲骨文表，觉有可说解者，兴味忽来，于是又勉力试解，不计正误也。”由此可见，马老在创作两个多月后，因为用眼过度，导致眼睛出了问题，无法继续。但心中的那份执念让他稍过几天后，再次提起笔。

在“七月廿八”这一页，马老记下这样一段文字：“对照甲骨文列表，选若干加以说解稿完成，未计我个人之见解也。所附甲骨文原图形，多有草误，以甲骨文列表所标注者为准。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马识途记。”

在“七月廿九”这一页，马老又写下这样一段文字：“以上共六百 从一月九日至七月廿九日 约字。”

我翻着书稿，字里行间中似乎看到了马老拿着笔伏在书桌上认真创作的样子。马老实在



写完。心中的那份信念和执着支持着他，于是他利用一切时间，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写作中，一口气写出了属于自己的甲骨文书稿。

(三)细改精编 成就佳作

当得知马老有此新作后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研究，觉得该甲骨文研究笔记非常珍贵，很有学术价值，决定出版。知道这本书有机会出版，马老非常开心。方在此期间，他不断对书稿进行认真修改，倾听各方意见，并与编辑多次沟通。2021年3月3日，马老专门致信四川人民出版社黄立新社长。在信中，马老写道：“你们编辑工作很忙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有几件事请考虑：1. 书名由你们定，我意叫《甲骨文拾忆笔记》。2. 原序言（1—6页），我想抽调。我另写了序言稿送来，请酌。3. 草稿上写的甲骨文太差，可否都用红字，找标准甲骨文字编入。4. 原稿错别字请校改。5. 编成稿本请待定稿前，交我复看一下。谢谢。马识途2021.3.3。”

2021年3月23日上午，四川人民出版社黄立新社长带着该书编辑一起到家中拜访马老，谈了他们对这本著作的最新修改意见。黄社长刚落座，马老便拿出自己最近写好的甲骨文形训浅见笔记本。马老一边翻阅笔记本，一边对黄社长说：“上次把书稿给你们之后，我又继续解读，这次解读的字更全面、更准确，可以把之前的全部替换。”原来，自从2021年1月22日把书稿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之后，马老又重新读了当时市面上几乎所有的甲骨文专著，并对甲骨文从头到尾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解读。翻着笔记本，见马老批注之细致、解读之全面，黄社长惊叹道：“马老107岁高龄，博闻强记，思维敏捷，精益求精，完全靠回忆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又写了如此多的内容，实属罕见，难得难得。”黄社长向马老致谢，书稿正按照之前制订的编辑出版计划紧锣密鼓地进行。

为了完成这部著作，并向当年的老师们汇报自己迟来多年的课业，2019年年底，马老开始加速写作，他决定将自己这本“甲骨文拾忆”书稿

辑已经进行了3次仔细审稿。上、下两卷的初稿已成雏形，附录则需要再把马老所给的最新修改内容加进去，整个书稿就完整了。“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，争取让此书尽快面世。”马老听到出版社这样说很高兴，他说：“你们审完后，要出版前我还要再看一遍，必须再看一遍，不能有差错……”“我这个书不是什么高深的甲骨文学术书，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甲骨文，供大家消遣读的。”说完，马识途握着该书编辑的手说：“你们做这个书很辛苦，我要给这个书题写书名。”3月28日，马老在家校阅完《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书稿后，便联系出版社取稿。当天，编辑蔡林君便赶到马老家中。马老告诉蔡林君，书稿里的那些甲骨文最好是采用字典里正规的甲骨文，后面排好后一定要再给他审阅。当月，马老还为即将出版的《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写了一篇《后记》。

同年5月21日，编辑蔡林君再次拜访马老，商谈《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封面设计等问题。马老建议封面使用龟甲上有甲骨文的图片，他指着蔡林君需要他处理的问题清单以及第三部分稿子，信心满满地说：“这个稿子，我一天就可以看完。”5月29日，编辑蔡林君再次拜访马老，取书稿。马老告诉责编：“我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很多问题是很难查的。”编辑蔡林君打开书稿，看到自己前几天提出的近100个疑问，马老用笔在书稿上一一批注说明，字迹工整，每个问题都给出了详细解答。马老对蔡林君说：“那个字典字很小，但是我都一个一个地认真查证了的。”当蔡林君问马老“字以群分，物以类聚”中第一个字是“方”还是“字”时，马老拿出身边不远处的木盒子，那里装着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，马老翻开书找到那句话。他在批注上写：“此我本欲引用王念孙写《说文解字注序》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”，但我故意改‘方’为‘字’，以申我义。是否校正为‘字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’，请酌。”其后，马老又拿出几本杂志，指着其中的一个封面说可以选用那个有兽骨龟甲的。

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努力，2021年10月，《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一书正式出版。在扉页，印有这样一句话——谨以此书献给西南联大及罗常培、唐兰、闻一多、王力、陈梦家等大师们。

10月21日，编辑蔡林君送来正式印刷的新书《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。马老非常高兴，他拿出放大镜，从封面、版权页、封底到正文、图片一一仔细浏览，赞叹道：“没想到你们把这个书做得这么漂亮，我非常满意。”马老端详着新书说：“很好，不论从编辑还是装帧，都是做非常好的，我很满意……这本书是我所有书中装帧最漂亮的。”11月2日，《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推出。

《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》出版后，受到各方好评。大家认为马老的这部新作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，更是一部承载着历史记忆、文化根脉和精神力量的经典之作。它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和对西南联大精神的再现，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重要借鉴，同时也为当代社会注入了宝贵的精神动力。

2024年3月28日，110岁的马老在成都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马老离开我们整整一周年了，但我们相信他所留下的丰厚文学遗产必将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。



林希以津味小说闻名，他笔下描绘了丰富的天津人物和天津民俗文化。他的笔触纵横于天津的老城、租界、码头，他在小说中兢兢业业构建着虚拟空间中的天津城。当然，天津城从传统到近代化的过程，也被林希笔下的丰富细节所保存，在艺术价值之外呈现出卓越的文献价值。

《小哥儿》分为上中下三部分，写了纨绔子弟侯宝成的三个生活断面，设计颇为精巧。上篇写侯宝成的吃喝玩乐，巧妙引出了当时国内民众不习惯西餐却盲目崇拜西餐的滑稽场景，表面上是接纳了，但还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。作为整部小说承上启下的部分，中篇写了一个非常传统的市井故事，侯宝成对斗蛐蛐的精通令曹四公子刮目相看，并主动结交，这便有了下篇曹四支持侯宝成做石油生意，从美孚与德士古的挤兑中冲杀出来，却被军阀以占用军费为由抄家最终败北，甚至入狱的故事。作家的设计可谓精妙，从故事层面来说，以三个生活断面表现三个阶段，相对独立又彼此连贯，艺术性拉满。从思想层面来说，用市井的斗蛐蛐连接吃西餐和远洋行，无论是表现当时尚不深入的层累式近代城市化状态，还是传达近代化与城市化不可避免要深深打上本土的烙印，都是颇具深意的。

《林希自选集》新读(九)

近代城市化的艰难历程

艾翔

洋行与买办是近代天津的重要元素，也是林希创作的重要着眼点，《小哥儿》里没有深入的内容在《格涩》中被进一步展开。在这篇作品中，“格涩”一语双关，既作为方言形容德士古油行经理格赛的性格，又是对英文发音不准的市井生态的善意嘲弄，因此“格涩”这个题目本身就是20世纪20年代城市近代化的隐喻。小说展示了近代天津的先进，不只是物质层面，还有人的视野。侯家把天津市的达官显贵聚集起来，一切配合侯大爷即将开展的生意，直接在交通、治安甚至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，令英国人惊喜过望，似乎不是天津卫看到了西洋景，而是外来者在天津大开了眼界。但是侯老太并不知道收手，最后因为赠送珍贵文物进一步扩大了文化差异的影响，直接把格赛经理吓跑。传统并不那么好丢弃，近代化也不是说有就能有，这便是林希小说的认论意义。

近代化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，自然也少不了政治方面的内容，《天津胖子》就展示了北洋政府特定时期的神奇操作。大沽口海军大学选择王学礼，乃是因为各国海军大臣体态都颇为臃肿，便认为越胖的人越有号召力。这明显是近代化伊始，本土逻辑揣摩不透近代政治运行逻辑，于是仅从表面观察进行臆断，体胖不是选拔标准，乃是选拔的结果或者附属物，本末倒置的滑稽效果昭然若揭。在这一连串的闹剧中，王学礼虽然参与了近代化的各个过程，却从始至终都是处在被动位置，既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也没有任何可选择的余地。林希在将这幅近代化的漫画绘制出来的同时，还不无戏谑地分析了现状成因。科学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门槛高，倒是民主在他们看来只是跟过去换汤不换药的一个概念，并用“变戏法”类比，更具可操作性，加上军阀混战的背景，还容易成为有些人攫取利益的工具，由此就不难理解王学礼上演的滑稽戏和悲剧了。当然林希也同样客观地陈述了近代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天津，王学礼同侯大爷一样，虽然不学无术，但近水楼台，外国的语言、习俗、历史和艺术都能说出个一二，租界内的环境虽然并非理想化，但毕竟也好过曾经的脏乱差。

在近代化和城市化的道路上，天津属于最早的一批探索者，在这个过程中有经验，也有教训，有喜剧，也有悲剧，有新鲜和便捷，也有苦涩和困顿。林希如实记录下了这段历史，并以艺术的方式重新赋予这段历史中的人物以活力。

满庭芳

第五三四五期

在我老家院子的厨房门口，有一株老槐树，每年春天稍晚些，都是它抽新芽的时候。

这株槐树生得笨拙，树干粗短，枝丫横斜，不似城市园林中的树木那般挺拔秀美。可它偏生长得最久，年年抽芽，岁岁开花，将一片浓荫洒在青瓦上、院落里。我常常想，这槐树若是生得灵巧些，或许早就被移作他用，哪能在院中安享几十年的光阴？

世人常道“笨拙”二字，语气中总带着几分轻蔑。殊不知，“笨拙”中藏着大智慧。就像这棵槐树，看似笨拙，实则深谙生存之道。它的根扎得深，枝条长得慢，却因此经得起风雨，耐得住寒暑。这让我想起《庄子》中的栎社树，因其“不材”而得享天年。

“笨拙”，有时恰是一种自护，甚或蕴含着一种哲学。

古来圣贤，多有“笨拙”之人。王羲之练字，池水尽墨，这份“笨拙”的执着，成就了千古书圣。陶渊明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，笨拙的农事中却孕育出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千古绝唱。“笨拙”之人，往往心无旁骛，更能专注于一事。

今人多追求聪明伶俐，事事讲究效率，处处追求捷径。可这世间，有些路必须一步一步地走，有些事必须一点一点地做。就像园丁修剪花木，快刀虽利，却不及慢工细活来得精致。老子说“大巧若拙”，真正的智慧，往往藏在看似笨拙的表象之下。那些投机取巧者，或许

能得一时之利，却难成大器。

“笨拙”之人，常怀赤子之心。他们不会八面玲珑，不懂曲意逢迎，却因此保持了内心的纯净。就像《红楼梦》中的刘姥姥，虽是个粗笨的村妇，却以其质朴打动了贾府上下。她的笨拙，恰似一面明镜，照出了世故人情的虚伪。很多时候，“笨拙”反倒成了一种难得的品质。

老子说，“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”，真正的智慧，不是机关算尽，而是返璞归真。人生在世，不必处处争强好胜。

有时笨拙一些，反倒能看到生命的本质。就像我家院中的老槐树，不争春光，不抢雨露，它的“笨拙”，是一种智慧，更是一种境界。

夜深人静时，我常常会想起那棵老槐树。月光透过枝叶，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影子。这影子也是笨拙的，不似日光下的清晰分明，却别有一番韵味。

“笨拙”之美，或许就在于这份不完美中的完美，这份简单的中深邃。

深夜读书，读到人要有“三惜”：惜物，惜借，惜笨。这三惜，惜的不是物与形，而是那份“甘守拙朴”的心气。

“笨拙”之人，或许走得不快，但走得稳；或许不够圆滑，但足够真诚。

每年四五月间，槐花都会开放，香气弥漫整个院子。这香气也是“笨拙”的，不似玫瑰的浓烈，不似茉莉的清幽，却自有一种质朴的芬芳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仿佛嗅到了时光的味道，人间的味道。



“笨拙”之美

杨福成

旅行的意义

苑广阔



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，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去。这话听来有些道理，然而我却很赞同。

我喜欢旅行，并非为了逃避什么，亦非为了追寻什么。旅行之于我，恰似一剂良药，能医都市生活里积攒的种种郁结。

每当案牍劳形，或是人事纷扰，我便收拾简单的行囊，买一张车票，往那陌生的地方去。

去年深秋，我独自去了徽州。那日清晨，我站在屯溪老街的石板路上，看阳光斜斜地穿过马头墙的檐角，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热气，豆浆的香味儿与油炸馃子的“气息”混在一起，竟比城里任何一家高档餐厅的早餐都更令人向往。我坐在一家不起眼儿的小店里，要了一碗馄饨。老板娘是个五十来岁的妇人，脸上的皱纹里夹着笑意，她一面包着馄饨，一面与我闲聊，问我从哪里来，可曾吃过徽州的毛豆腐。

“毛豆腐？”我摇头。“那可要尝尝。”她眼睛一亮，“我们这儿有个老师傅做的毛豆腐，远近闻名哩。”午后，我按照她的指点，拐过几条幽深的小巷，寻到了那家豆腐作坊。老师傅正在院子里晒豆腐，那些方方正正的豆腐块上生着一层细密的白毛，在阳光下泛着奇异的光泽。他见我好奇，便邀我进去坐，还切了一小块让我尝。那味道，初入口时有些怪异，细品之下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鲜美。“这毛豆腐啊，”怪师傅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拂过豆腐表面的绒毛，“得用山里的泉水，还得看天气，温度湿度都要刚刚好，差一点都不成。”我忽然想起超市里那些包装精美、保质期长达数日的豆腐，不知为何竟觉得有些怅然。在老人这里，我美美地吃了七八块毛豆腐，滋味悠长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次日，我去了宏村。那是个阴天，游人不多，南湖的水面平静如镜，倒映着白墙黑瓦的民居。我在湖边坐了许久，

看几只鸭子悠闲地游过，荡起一圈圈涟漪。一个背着竹篓的老妇人从身边经过，篓子里装着刚摘的青菜，青翠欲滴。“阿婆，这菜是自家种的吗？”我问。她停下脚步，笑着点头，“是啊，就在村后头那块地里。城里人现在都吃大棚菜，哪有我们这土菜香。”我想起自己公寓楼下那家生鲜超市，货架上的蔬菜永远鲜亮整齐，却总少了些什么。“要不你买点尝尝？用猪油炒，特别香。”老妇人问我道。可惜我只是一个过路的游客，买了也不知道去哪里炒，只能婉言谢绝。

在徽州的最后一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登上附近的一座小山。晨雾未散，远处的村落若隐若现，宛如一幅水墨画。我坐在山顶的石头上，看着太阳慢慢升起，雾气渐渐消散，徽州盆地渐渐清晰起来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旅行的意义——它不在于去了多远的地方，看了多少名胜，而在于让自己从惯常的生活节奏中抽离出来，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，也看待自己。然后以全新的自己，投入到紧张、或琐碎的生活当中。

回城的高铁上，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，想起做豆腐老师傅专注的神情，老妇人递来的青菜，以及山顶那片刻的宁静。这些细碎的片段，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来，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。

这或许便是旅行的意义了——它让我们暂时离开自己，又最终找回自己。

题图摄影：晓燕